



【有所思】

腊月香

□李晓

一年之中，有一个灯火可亲，家人闲坐的月份，让人倍感温暖，这就是农历腊月，是我母亲最看重的月份。母亲站在阳台上望天，她对我说，你看腊月里的云，也是要回家去的。

母亲说出这样的话，让我有一些惊讶。进城以前，母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妇。一到腊月，母亲就催促着我回老家去看一看，看一看那些日渐老去的亲友们，看一看竹林树木掩映下的老井、老树、老屋。

一个在腊月里没老家可回的人，终究是一个游子。但今年这个腊月，我也成了一个游子，父亲在去年秋天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没有了父亲在腊月里一同回老家，我的肋骨像是缺了一根最柔软的弦。

老家在腊月里还是薄雾一样缭绕到我眼前来。我说的老家，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了。那是一个大江边群山环抱的村子，一到腊月，过年的气氛就浓了起来，空气里流淌着的是迎接春节的喜气。哪怕是最贫寒人家的屋顶，也有乳白色的薄雾与炊烟缭绕。

炊烟里，有农家宴请亲友的柴火美食，有农家庭院里用柏树苗燃起的烟雾熏制的腊肉。那些腊肉在植物的熏香中得到升华，挂在老屋房梁上，和金灿灿的玉米一起，接受风霜雨露的吹拂与洗礼，空气里也是香喷喷的。难怪我走在腊月的山道上，总是吞咽着口水，那是闻到腊肉香了。

老屋檐下，平日里大多沉默的石磨，在腊月里忙碌地咿咿呀呀转动起来。我家三爷爷做的石磨，上扇下扇的洼坑之间，密布着带状的磨齿。两扇椭圆形的磨扇，平时无懈可击地贴合在一起，一旦被推动，磨齿之间无比亲昵。如果推的是水磨，就会流淌出乳白色的琼浆玉液，那是来自大地的小麦、玉米、糯米……小时候的腊月里，每逢做豆腐、汤圆时，我就常常在石磨边喂磨，一小勺一小勺地往磨眼里喂水泡过的黄豆、糯米。母亲推动着石磨，她的背影，就在这石磨边渐渐佝偻下去。

石磨是用上好的青石做成的。在乡村，很大的石磨，有时要用驴来拉。三爷爷那年腊月做了一个石磨后，突然一个趔趄栽倒在山梁上。最后，一堆黄土就把他给覆盖了。正月初一大早，三奶奶在汤圆碗上搁上筷子，喃喃地喊：老头子，快回来吃汤圆，红糖馅儿的……

在大江边的村子里，有我表姨的家。腊月里，我最喜欢到表姨家去走亲戚。我提着一篮子豆腐，或者是山枣、核桃，有时还要提上一只鸡冠红如血的大公鸡。这是母亲让我给表姨家送去的年货。

表姨家门前有一个蓝莹莹的小湖，湖边有密密的甘蔗林。甘蔗被霜打了后，有一层白霜似的东西。一根根甘蔗在风中摇摆，表姨拿着一把砍刀，一刀砍下去，一根甘蔗就成了我的手中物。我抱在怀里啃着，甘蔗的甜汁，让我好几天后感觉舌尖还是甜的。

二十多年前的那个腊月，是表姨家在故土的最后一个腊月，我去表姨家，给她带去了山里的年货。那年，表姨的家马上就要迁移去外地了。记得那年大年三十，表姨父一个人坐在老屋顶上，边喝酒边唱歌，我隐隐听到他唱的是当地山歌。表姨坐在屋下，痴痴望着姨父，深陷的眼眶里，包容着的是人生悲欢。

而今，移居到外省的表姨全家，日子越过越红火了。每到腊月，表姨在他乡忙年，腌制腊肉，打豆腐，用老家邮寄去的红薯做红薯粉，用老家的糯米做汤圆，在腊月二十三祭灶，把老祖宗的遗像供奉在香台之上……这是代代相传的年俗基因，在身体里生长，在血脉里留存。

腊月里的一天，我在微信里看见表姨家那口1993年的泡菜坛子的照片，包浆浸润的坛子，憨憨如古董般立在厨房里，发出迷人的温暖光晕。一缸老盐水，在岁月里流转，做出的地道老家美食，慰藉着乡愁。

【在人间】

雪是恋家的

□星袁蒙沂

老家在偏僻山村，冬天，那里时常下雪。

于我而言，雪似乎是恋家的。雪惯常光顾的地方，就是老家那不大的山村。那里的冬天，一场大雪过后，蓝天之下，清一色的白。就连四周的鸟鸣，都来自旷远的雪色中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声音来处，尽是茫茫。

那天，天阴着，因为没阳光，温度降了一点儿。同事拿来一些多肉植物，我把其栽进花盆，移到窗台边朝阳的木桌上。气象预报显示，夜间有雨夹雪。这些多肉植物若不及时栽上，一旦下雪，地上结了冰，去室外取土就困难了。

栽完多肉植物，我还在想，晚上真会下雪吗？我将室外那些怕冻怕淋的物品全部移到室内，收拾妥当，逗着孩子看电视。晚上11点钟，外面开始稀稀拉拉落冰粒，小如唾沫星儿。用手接了十几秒，只发现一粒落到手心，倏地融化了。

对于雪，我是期待的。而对于当天晚上下雪，我却不抱多大希望。预报有雨夹雪，就算真下雪，估计也不大。说不定有雨水一搅和，地上甚至觅不到雪的踪影。如果是雨，这个季节来一场，于干渴的植物而言，自然是好事。对于城镇街道，尤其是有泥土的地方，雨水和泥土一掺和，到处脏且坑洼，天又寒冷，心中不免会陡增愠意。

大雪则不同。一场大雪覆盖到地上，厚厚软软的。不管在乡村还是在城市，到处白茫茫一片，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，是一场雨所不能比的。雪也会融化成水，水也会和泥土混成一片泥泞，甚至还会迅速凝结成冰。但有雪的存在，那种积压在各处的白才是主题，那种蓬松的白，那种绵软的白，那种厚实轻巧的白，能够成就许多故事和感触。植物因它而多了一层绵软，脚步因它而变得有形，寒冷因它而有了情调。特别是那些第一次见到雪的孩童，在雪地上一边听大人讲解着，一边蹦啊跳啊，多暖心！冬天的风，冬天的冷，冬天的光秃，冬天的暗淡，因为一场雪而焕然一新！一场雪，美丽了整个世界。

次日醒来，雪花依然碎碎地飘着。去单位的路上，到处是水，偶尔能见到一小片略白的路面。老家那边的山村是什么情况呢？还没等我问，村里的一个哥们儿发来语音，称老家下了一场大雪，地上的雪已经没过脚背了。在我的要求下，他接通了视频。老家那边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正在下，院落里、周边的山野上，到处被积雪遮蔽。之后，那哥们儿又发来十几张照片。雪，确实够大！踩上去咯吱

咯吱的声音，似乎正在耳畔响起。

老家所在的山村与我工作的这个地方同属一个小镇，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十多里。然而，与我一样，雪似乎也是恋家的。每年冬天，老家那边的雪都比小镇上的雪大，下雪的次数也总比小镇上多些。

老家那边的雪，看上去也远比小镇上白。这种白，绝不是心理上的，而是事实。老家那边，街巷、道路上行人和车辆少，路是沿着坡岭修成的，积雪一旦融化成水，顺着坡势流淌，路面上很少见到这儿一汪那儿一汪的泥水。老家那边的街巷和道路，只是偌大山岭中的一根根若有若无的细线，就算本色尽显，也只是白茫茫世界里的一丝丝点缀，白依然是主旋律。老家那边的房舍顶，多是斜面构造，院墙也多是石块垒成，凹凸不平，顶部和侧面都能存住雪花。有了积雪覆盖，从各个方向看过去，都是厚厚的雪，白色占据了大多数位置。老家那边的田地、树木，冬天很少有人去管理，有了积雪，除了一点点融化、厚度一层层变薄之外，很少沾染人类活动的印迹，白得彻底。

雪，似乎是恋着老家那边的。这些年，经常是同一种呈现。镇上没下雪，老家那边飘了场小雪；镇上的雪或雨夹雪，老家那边铺天盖地来了场大雪；镇上好不容易有了场大雪，老家那边直接就是暴雪封山。

生活在北方的人，大多数年份，冬天多少都能见到一些雪。或许早晨还是艳阳高照，没丁点儿下雪的意思，中午天色一变，雪就急匆匆地飘起来了。

有些时候，人们也不希望下雪。比如新年临近，那些亟待回家的人，万一遇上一场大雪，行程可能就得延误。但生活在农村的人们，往往又在盼雪。一场大雪，山川明亮，万物披白，不但可以大饱眼福，还能润泽万物。只不过，雪花的来去，总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。它就是这样，想来的时候来，想去的时候去。

于我而言，小镇上的楼房和院落是家，那处离此不远的山村老家更是家。于雪而言，大地是家，那处离此不远的山脚村落也是家。我恋着山村老家，雪似乎也恋着那里。当我频频回去时，雪也频频光顾。那里，有太多鲜活的、饱满的、丰富的雪的印迹，似是在一遍遍重复着，其实是在一次次更新着。

总觉得，恋家的除了我，还有那些雪花。

【浮世绘】

心中有座喷泉

□高绪丽

我很少看见她出门。有一次，看见她佝偻着腰身，往楼前一个大旧铁盒子里倒一些类似猫食的东西。

我是去年新搬进这个小区的。小区里的绿化很好，除了走路的地方，全部都是绿化带，像桃树、山楂树、芍药和梅花，各种各样的树木与花草，在这里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。我喜欢住在这里，清晨鸟儿美妙的“啾啾”声，会开启一天的美好。

我住的那栋楼旁边有座喷泉，假山造型独特，水面波光潋滟，周围的绿植绿意盎然。坐在屋子里，可以轻易把养眼的绿色尽收眼底。有时候，我也会看到一两只流浪猫踮着脚，穿过几丛冬青，来到那个大旧铁盒子跟前，低头吞咽起盒子里的吃食。

她一个人过日子，养了几只颜色不一的猫。小区里有熟识她的人，说她的故事，是一地鸡毛。让我刮目相看的是，她经历了那么多，依旧可以捧一本书，安稳地坐在那里，任自己大半个上午都沉浸在书中的世界里。

有时闲下来，我也会坐在阳台上，看对面楼上的她与她的猫。一只小鸟飞过来，落在那栋楼跟前的树上，原本老老实实蹲坐在她家飘窗台上的猫立马起身，用前爪子一遍一遍抓着面前的窗玻璃，试图穿过玻璃，抓住那只小鸟。这只傻猫啊！只见她伸出手，一下一下抚摸猫的后背。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，眼神里都是宠溺。

我想，她应该是很爱这个世界吧，像一株植物爱着阳光，爱着世间的一切。后来我还想，哪怕我逐渐老去，那个温馨的场景，仍旧会让我温暖如初。

生活里的日常，也会让我想起这种温暖。下班后的我在厨房里准备晚饭。小区里不允许车辆进入，孩子们可以在小区里尽情追跑打闹，他们的呼喊声，隔着几层楼高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不经意往厨房窗外看了一眼，正巧看到先生也站在楼下，抬起头望向我这里。我以为他有话要跟我说，便在厨房窗前小站了一会儿。只见楼下的小儿从先生身后跑过来，仰着脸，大声向楼上喊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我连忙答应，只听他又喊道：“妈妈，我在跟我的朋友一起玩！”说完，他像一阵风似的又往另一边跑去，先生连忙紧随其后。

我笑了，转过身来继续忙碌。一个四岁的小儿，哪里会懂“朋友”二字的含义？但看到他开心的样子，我们会不自觉都跟着他一起开心。晚些时间，女儿从学校放学回来了，我们一家四口坐在餐桌旁，一边分享各自当天的故事，一边享受着晚餐……后来，我已经记不清那顿晚餐到底吃的什么美味，但我一直记得，那一晚，我们没有变老，儿女没有长大，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模样。正是这份温情，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、坚守。

读作家简媾的文字，读到“无论我们怎样挽留，总也留不住岁月匆匆的脚步，只能任它自在地流走。我们只能撷取四季的花香与草木的青味，放置于鼻尖，嗅了又嗅……”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都住着一座喷泉。在生命的旅程里，也许有太多东西，我们无法做出选择，但我们却可以像故事里小王子跟小商贩说的那样，悠闲地走向那座喷泉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